

住在脑科医院8年了,这个国庆假期她想跟亲人团聚

# 弟弟啊,能不能接我回家?

国庆假期是很多家庭团聚的日子,可秦虹(化名)只能抓着铁栏杆看着窗外发呆,偶尔喃喃自语:我想回家,带我回家。回家,这个念头强烈地冲击着她的大脑,她借了部手机打电话到妇联求助:我在脑科医院已经住了8年,我的病好了,能帮我回家吗?

## 住院时间最长的病人

按照秦虹留下的地址,记者走进南京脑科医院的住院大楼,出了电梯门,迎面而来的就是几道铁门,关得紧紧的。按了门铃,医生才给开门。

“她没有说谎。”二病区的一名女医生告诉记者,“秦虹在这确实有8年了,她来的时候我刚分到这个病区,我记得很清楚,她是因为患了精神分裂(偏执型)被送进来的,当时病情还蛮严重的,蓬头垢面,身上还搞得脏兮兮的。”

医生告诉记者,秦虹应该是目前住在这个病区时间最长的病人了。“我们这住5年以上的病人都很少,但是住在这里的病人,都是被监护人送来的,没有监护人的带领,病人是不能离开医院的。因此,能把她带走的现在只有她弟弟,也是她唯一的监护人。”

## 回去后,扫地我都愿意

在病区里,记者和秦虹见

了面。披肩长发,格子衬衫,见到秦虹的第一眼,觉得她与正常人没什么区别,而且身上还散发出一种书香气息。“我每天用大量的时间看书,很多是日语书,我以前是日文翻译,喜欢写写诗词,我还把自己写的诗词翻译成日文,我背一首给你听听!”

秦虹告诉记者,她1987年金陵外专日语系毕业,毕业后就到了一家大型国企从事日语翻译工作。“我今年才43岁,出去后我还可以工作。虽然这几年没有机会用日语,但是我的日语一点也没忘。万一找不到,那我就先干别的,只要能重新回到社会上,哪怕扫地我都愿意。”

在医院里,秦虹和护工是最好的朋友,“平常护士发完药就走了,和我们接触最多的就是护工,我经常帮她们扫地,拖地。”秦虹笑着跟记者说,“每天看书是脑力劳动,扫地算是体力劳动,两者结合,对身体有好处。”

## 盼望家人能带她回家

秦虹向记者回忆说,自己30岁那年,母亲就去世了。她和弟弟、父亲一起生活。2000年,父亲去世后,弟弟把她送进了医院,这一住就是8年。

这8年里,秦虹记忆中自己只有一次“出院”,那也是4年前的事了,她弟弟把她接到舅舅家过春节,这让秦虹很是欣慰,可这也是唯一的一次,那

以后的4年,她几乎没有离开过病区的大楼。

弟弟每三个礼拜来看她一次,带点吃的和生活用品。秦虹每次都会掰着指头算日子,盼着弟弟来的那一天,毕竟这是她唯一的亲人了。等待的日子里,她经常趴在窗口望着外面,想着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,看着身边的病友一个个被家人接出院,她心里也有说不出的难受,可是让秦虹不能理解的是,弟弟为什么迟迟不愿意接她回家。

“身边的人都陆陆续续地出院了,我也想离开,住自己家里,这里太无聊了。弟弟答应接我出院回家的,可是他每次说好后,又老是拿单位结账住院费用时间长为理由,一拖再拖。”秦虹低着头说,“我知道,他还没有结婚,他是怕我影响他。”

## 医生:生活自理没有问题

秦虹是否真的可以出院了?记者带着这个疑问向医生请教。秦虹的主治医生说,目前她的情况比较稳定,出院后生活自理没有问题,如果能得到家人和社会的关心爱护,那对她的康复也会有很大帮助,“像秦虹这样病情稳定的病人,我们也希望家人可以接他们回家,让他们感受家庭的温暖。”

## 弟弟:带她回家不安全

国庆节当天,记者打通了秦虹弟弟的电话,他人正

在外地出差,当记者询问为什么不愿意把姐姐接回家时,电话那头的声音显得很无奈:“目前确实还不具备接她回家的条件。”

弟弟说,秦虹现在是他唯一的亲人了,“有谁愿意让自己的亲姐姐一直住在脑科医院呢?可是我经常出差,而她需要有一个专门的陪护,请个保姆人家还不一定愿意干,而且我也有点不放心,毕竟她不是一般的病人,万一哪天受刺激,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怎么办?之前她发病的时候就出现过自己到街上去乱跑被车撞的经历。”她弟弟说,自己不是没有人情味,也不是舍不得钱,但总觉得让姐姐住在医院要比待在家里安全。

## 专家:给精神病人更多关怀

南京市民政局专家说,从法律上来说,秦虹能否回家决定权还在于她弟弟,“这样的事我们也是第一次碰到,从情理上,无论是秦虹还是她弟弟我们都能理解他们的感受。实际上,目前社会还缺乏对精神病人的援助体系,比如精神病人康复后重回社会,社会怎样给他们一个宽容的环境,再比如现在的城市志愿者很多关注社区老人、残疾人,但对精神病人很少触及,如果社会能给予精神病人更多的帮助,那对于病人家属来说也会减轻很多负担,就不会一味嫌弃他们。”

快报记者 项风华 都怡文

## 真大胆 拿1300元假币到银行存款

时间:昨天下午  
地点:南京中央门的农业银行

快报讯(记者 顾元森)一名男子带了1300元钱到银行要求存款,结果银行柜员发现这些钱全部是假币,围观者称:“带着假币到银行,这也太大胆了吧!这不是耗子到猫家里找吃的,自己送上门!”

昨天下午4点左右,40多岁的钟某来到中央门的农业银行,要求存1300元钱,柜员小张拿过钱后感觉有异,将这些钱放在验钞机上,发现这13张百元纸币都是假钞。小张立即

将值班领导喊了过来,经确认,这些钱的确是假钞,遂报警。

警察赶到现场后,钟某称他是六合人,半个多月前从银行取了1500元钱,前几天用掉了200元,还剩1300元,“今天我到南京,身上带着这么多钱不方便,我就想存起来。”工作人员表示根据银行规定,不可能有假币从银行内流出去。

钟某被带到派出所后,警察又在钟某的皮包里发现了400元假币。一个人身上竟然带这么多假币,此事非同小可,警察立即将钟某控制起来,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此事。

(王先生爆料奖50元)

## 真丢人 色狼猛扇自己耳光求饶

时间:昨天下午  
地点:南京中央门汽车站

快报讯(见习记者 钟寅)小伙不想上进,出没于长途汽车站,非礼年轻姑娘。昨天他再伸“咸猪手”时,被车站保安抓获。

小田是一名来自盐城的姑娘,昨天下午,她打算坐长途车回老家看望父母,在中央门汽车站的售票大厅里,小田艰难地拖着旅行包在人流中挪动。忽然,她感觉臀部被蹭了一下,“人多吧,磕磕碰碰难免。”小田也没多想,哪知紧跟着自己的胸部又被人摸了一把,她转头一看,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紧紧贴在自己身后,正用

贪婪的眼神看着自己,“咸猪手”还没来得及缩回去。

“色狼非礼我!”小田哭着跑到车站值班室求助。车站保安在小田的指引下,很快就从人群中揪出了还在人群中挤挤蹭蹭的色狼,并拨打电话报警。

随后,中央门立交桥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。看到警察,这名男子连说:“我错了,不敢了。”随后一口气猛扇了自己二十几个耳光,脸颊红肿。警察将其带回派出所审问,男子自称是“一时糊涂才起了邪念”,可民警却查出此人非礼妇女的前科,上一次也是在中央门汽车站。

目前此案警方仍在处理中。

## 真伤心 一起吃住的好朋友是小偷

时间:前晚11点多  
地点:南京迈皋桥广场

快报讯(记者 陆鸣)“平日我俩一起住一起吃,我拿你当好朋友,可偷走我两部手机的竟是你!”前晚11点多,迈皋桥广场上,30多岁的刘某揪住昔日好友胡某不放,并报警称由于胡某将自己手机偷走,自己蹲点一个多月才逮到胡某。

据刘某介绍,他和胡某都是从外地来南京打工的,之前在十字街一家洗车店干活,两人同住一间屋,平时一同上班下班,吃饭也在一起,关系很亲密。一个多月前,刘某回到住地,发现自己两部手机都不见了,而与此

同时,胡某也没了踪影,洗车店老板说胡某已经辞职了。

刘某感觉不对,猜测胡某一定是把自己的两部手机也一同带走了,由于平时关系熟,刘某对胡某的习惯很了解,知道胡某喜欢唱歌,于是每天晚上都来迈皋桥广场露天卡拉OK蹲点守候,一个多月过去了,终于在前晚11点等到胡某出现。

面对赶到的110民警,胡某表示很后悔,愿意把变卖手机的钱款全部交还,而一听这话,刘某立马沮丧透顶,原来他之所以苦苦找手机,是因为手机里存有几个欠自己债的人电话,手机丢了就再也联系不到了。(颜先生爆料奖50元)

## 真可怜 五六月大女婴被弃车轮下

时间:昨天凌晨  
地点:南京管家桥附近

快报讯(记者 陆鸣)昨天凌晨5点,管家桥慈悲社2号路边,一名环卫工人正在打扫路面。马路右侧,一辆面包车和一辆轿车前后停靠,彼此只相隔一几米。当时环卫工人清扫至两车之间,突然发现地上有一床棉花胎包裹,扫扫扫上去沉沉的,怎么拨也拨不动,环卫工感到很奇怪,随即俯下身,想将棉花胎包裹捡拾进垃圾车里。

环卫工刚一触碰到棉花胎包裹,就发觉情况不对,包裹有点温热,里面像是包着个活物,

赶忙将其打开,发现里面竟是一个五六个月大的女婴,女婴看上去气色很差,像是患有疾病,身上只有床褥被,奶粉、衣服、字条等东西都没有。环卫工吓了一跳,立马拨打110报警。

110民警随即赶到,将女婴送往儿童福利院。“孩子的父母真狠心啊,竟然把孩子丢到路边不管!”围观路人感慨道,多亏环卫工发现得早,否则没准可能被当作垃圾清运走,而棉花胎包裹放置在面包车和轿车之间,如果再过一会儿等到车主前来将车发动,女婴可能会命丧车轮。(张先生爆料奖50元)



## 卖肉? 卖石?

面前一排带皮的五花肉,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,大家都禁不住伸手去摸摸,眼前的到底是不是肉?在南京玄武湖赏石盆景交易会上,一大排的“肥肉石”由于太逼真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。

快报记者 赵杰 摄

## 一声不响,健身会馆人去楼空 几百名会员叫苦,数千元的卡费怎么办?

时间:前晚11点多  
地点:南京湖南路狮子桥附近

“两三千元的卡费我们都交了,可一夜之间,健身会馆突然人去楼空!”前晚11点多,湖南路狮子桥附近,两三百名会员已将一家名为“金海马”的健身会馆围得水泄不通,会员们说,由于金海马经营不善,突然关门,他们要求会馆退还自己所交数千元的健身费。

前晚11点多,会馆内空无一人,愤怒的会员开始将会馆内的器械搬运走。“事先连一个招呼都没打,就突然关门了!”会员们说,金海马健身会馆实行的是会员制,想加入健

身的会员须先办健身卡,凭卡进入。“主要有次卡、年卡、终身卡三类。”卡费均在两三千元以上,而终身卡除了一次性交6800元外,还须每月交付160元。会员们说,因为金海马在湖南路已经开了两年多,大家都很信任。事先毫无征兆,等到9月30日下午众多会员前来会馆健身时,猛然发现会馆大门紧锁,除了门前站立的两名经理,会馆内空无一人,“经理称会馆经营不善,已经被迫停业。”

消息一出,众多金海马会馆会员吃惊不已,“金海马的持卡会员有2000多名,都交了两三千的卡费,会馆突然停业,我们上哪里健身?交上去的卡费怎么办?”会员们说,除了少数会员持卡一年以上外,大多数

会员都是新近加入的,有的办卡才一两个月,有的办卡才一两个星期,还有一些办了卡还没来得及去开卡的,“会馆突然停业,我们的损失谁来认?”

会员们说,就在金海马停业的当天上午,会馆还在继续散发宣传单,还在继续吸纳新会员办卡。由于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,一名金海马负责人赶到现场,该负责人表示会馆将从保障会员利益的角度出发,将金海马的会员全体平移至鼓楼一健身会馆,已办的健身卡继续有效,不会再收取任何费用,请会员们放心。

目前,湖南路派出所正在对此事进行协调。

快报记者 陆鸣 (张先生爆料奖50元)



## 光华路上 装潢污水染绿路面

昨天中午,一位市民打进快报热线96060投诉,“在光华路最东段,路面被污染,往来车辆的轮胎都被污水染绿了,希望记者能来看看。”

## 现场调查

昨天下午1点半,记者在现场看到,从绕城公路往光华路的出口,有十几米长的一段路面被染成了绿色,路中央的坑洼处还有积水,路右侧淤积了厚厚一层“绿泥”。该路段正好处于下坡口,司机行至这里都要刻意减速,一位司机告诉记者:“看不清地上是什么东西,绿油油一层覆盖在地上,怕打滑啊。”可是即便减了速,还不时有绿色的污水被汽车溅起,弄脏路人的衣服。两个小伙子指着被溅上绿色斑点的裤子说:“我们往哪边让好呢?往边上走,鞋子要被绿泥弄脏,可是走到中间,又要被溅起的污水弄脏裤子。”

记者找到路边一家正在装修的门面,房前堆放了几袋建筑垃圾,污水正是从这里流出。里面近百平方的地面都是绿色污水,几名工人正在做装潢,一位油漆工人解释:“老板不满意原来地面的颜色,我们只好重新做地面。必须把原来的颜色磨掉。”对于路面被污染的情况,工人满不在乎,“不要担心,只是些绿色的粉尘混着水流出来了,等晚上收工,我们用水冲一下就好了。”

随后记者联系了白下区市容局执法大队,值班负责人王政立即通知了光华路街道,请执法人员去现场纠察。王政说,近来污染路面、乱倒建筑垃圾、占道经营等不文明现象有所抬头,市容局每晚巡查工作仍在继续,欢迎市民监督举报这些不文明行为。

见习记者 是钟寅